

雄狮遇上旋风 ——纳赛尔遗恨中东战争

1952年7月纳赛尔上校领导由下级军官组成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推翻了法鲁克王朝。1953年6月18日埃及共和国宣布成立，纳赛尔为共和国总统。

埃及七月革命的胜利，引起了美国和英法新老殖民主义者极端恐慌。他们打着“反对苏联威胁”的旗号，力图用军事联盟的形式把埃及拖入殖民主义的新罗网。

但纳赛尔却积极向苏联靠拢，仅1956年的军火贸易协定，埃及就向东欧国家购买价值4亿美元的军火。这实际上已经严重触及了西方国家的利益。

苏联对埃及的军火贸易，名为支持，实际上是为了控制埃及，同美英争夺。从1955年秋到1956年春，随着苏联军火大量涌入埃及，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形形色色的“专家”、“顾问”、“技术人员”也纷至沓来，总数约达2000人。苏联驻埃及大使馆的人员从40人猛增到150多人。

纳赛尔顶住压力，做出惊世之举

美英从军事上控制埃及的意图未能实现，便想利用经济“援助”抵制苏联在埃及的影响，进一步向埃及渗透。

早在 1952 年秋，埃及政府曾计划在尼罗河中游阿斯旺建造一个高坝。这项工程费用约需 10 亿美元，完工后可使埃及国民收入增加四分之一。纳赛尔把这项工程比做埃及“新的金字塔”。为了修建水坝，纳赛尔曾向美英和世界银行求援。美英力图利用“援助”修建水坝作为控制埃及、抗衡苏联的手段。

1955 年 12 月，美英表示愿在第一期工程中“赠送”埃及 7000 万美元（其中美国提供 5600 万美元），世界银行也将借给埃及 2 亿美元。但美英同时提出了许多财政监督条件，借此控制埃及。

1956 年 5 月中旬，埃及与中国建交。杜勒斯对此极为不满，决定要搞垮纳赛尔政府。5 月底，美国副国务卿小赫伯特·胡佛会见埃及驻美大使，谈判“援助”修建水坝问题时，除了坚持原有的条件外，还提出了两项新的要求：一是埃及必须公开宣布今后不再同苏联进行军火交易，二是纳赛尔必须利用他在中东的地位，促使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缔结和平协定。胡佛还说，美国政府正在受到国内外的各种压力，要它拒绝“援助”埃及。美国对埃及的露骨讹诈引起了埃及总统纳赛尔的极大反感。

1955 年底，埃及拒绝美英提出的“援助”条件后，苏联加紧利用埃及和西方的矛盾，主动表示准备参加提供水坝资金。1956 年 6 月，苏联提出要在各方面给埃及以援助，甚至于给予长期贷款。6 月 19 日，纳赛尔宣称，埃及将同苏联合作。

为了迫使埃及屈服，7 月 19 日，美国国务院悍然宣布撤回美国对埃及“援助”的声明，诬蔑埃及缺乏完成这项工程的能力，还挑拨说尼罗河有关国家没有达成协议。24 小时后，英国紧跟其后，艾登宣布撤回英国“援助”，世界银行的贷款也随之取消。

纳赛尔总统得知美国的声明后，十分气愤，说道：“这不是撤消援助，这是对我们政权的进攻。”7月24日，纳赛尔发表演讲，表示埃及永远不会向美元或武力屈服，它将靠自己的力量修建阿斯旺高坝，让西方大失所望。

在美英的威胁进逼下，纳赛尔决定从英法殖民者手中，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并用运河的收益来建造阿斯旺高坝。

1956年7月26日下午，在埃及亚历山大港，人们不顾盛夏炎热，像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向解放广场。傍晚，纳赛尔向广场上25万群众发表重要演说。他强烈谴责英美法帝国主义企图扼杀埃及和阿拉伯民族的阴谋，指出苏伊士运河是由埃及人民的灵魂、头颅、鲜血和尸骨筑成的，可是英法掌握的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却控制了运河，成了埃及的“国中之国”。接着他宣读了“关于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的法令”。法令规定：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公司的全部财产移交埃及，管理公司的一切机构全部解散，运河航运将由埃及成立机构管理。纳赛尔的演说和埃及政府的法令表达了收复苏伊士运河主权的决心。当会上庄严宣布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时，全场沸腾，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聚集在广场上的人群欣喜若狂，载歌载舞直到深夜。

苏伊士运河开凿于1859年，埃及数十万民工在法国殖民者的驱使下，花了10年的时间才修筑成功。10年中，埃及人几乎承担了开凿运河的全部费用，并有12万民工在开凿运河中丧生。可是，苏伊士运河公司96%的股票却掌握在英法殖民者手里，埃及所得的运河收入却屈指可数。1955年运河收入达1亿美元，埃及得到的仅有300万美元。

不仅如此，苏伊士运河在战略上也具有重要地位。它是连结地中海与印度洋的唯一通道。由于中东是西方国家主要的

石油基地，而苏伊士运河又是扼制着对西方经济有巨大影响的中东石油运输的咽喉。长期以来，它一直是西方国家在中东争夺的一个重要目标。埃及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获得胜利后，苏伊士运河仍长期被英国控制。在这期间，埃及人民为反对英军占领运河进行了长期的斗争。1956年6月12日，在夕阳残照之下，最后一批英国军队降下他们兵营的米字旗，撤出埃及，结束了英军对埃及长达74年占领的历史。但是，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仍然掌握在英法殖民者的手中。

纳赛尔准备将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是经过慎重考虑和周密计划的。他事先没有通知苏联，以免遭到苏联的“劝阻”。7月24日，纳赛尔指定原陆军工程师尤尼斯负责接管运河。约定26日傍晚尤尼斯率领行动小组在伊斯梅利亚的运河公司管理处收听纳赛尔演说的广播，当演说一提到法国殖民者德勒塞普斯的名字时，立即采取行动，迅速接收运河公司。纳赛尔演说一结束，接管运河公司的工作也已顺利完成。在运河公司工作的全部外籍人员遵照命令各安职守，保持了正常航行。

埃及政府为捍卫国家主权，宣布收回苏伊士公司主权，震动了西方，给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在伦敦，艾登正在首相府举行宴会，招待伊拉克国王费萨尔。当在座的人们得意洋洋地议论纳赛尔由于失去西方“援助”快要垮台，不知可以捧谁出来接替他时，一个秘书悄悄地来到艾登身边，交给他一封急电。一向保持绅士风度、故作庄重的艾登看了电报，气急败坏地连声叫道：“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来……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来？……”

运河国有化的消息像晴天一声霹雳，使宴会乱哄哄地中断了。艾登顾不得外交礼仪，撇开客人，匆忙召集内阁成员开

会，商量对策。

法国政府也惊慌失措，7月27日上午和中午连续举行会议，惊呼埃及的行动造成了“严重的局势”。7月29日，英国政府要求军队立即采取措施，对埃及施行武力威胁，军方认为采取军事行动需要时间，而且没有足够的兵力作后盾。于是英法又想拉住美国，要美国与英法一起对付埃及，施加政治压力，并用军事力量作为最后手段，使“纳赛尔清醒过来”。

美国政府自有主张，它既不听信英法立即使用武力，又不想得罪埃及，它是想利用英法陷入困境之机，混水摸鱼。

美国的策略是使运河问题悬而不决，并保持一定的紧张局势，以便自己从中渔利。8月16日，在美英法策划下，伦敦召开了一个有22个国家代表参加的苏伊士运河会议。由于埃及拒绝参加会议，会后，美英法便策动澳大利亚总理到开罗，诱压纳赛尔接受美国提出的所谓“国际共管运河”的计划。结果遭到纳赛尔的严厉拒绝，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国际共管运河”的实质是要运河公司重新置于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

美英法的阴谋破产后，它们仍不甘心，9月下旬，美英法召集18个国家再次在伦敦举行会议，讨论美国提出的建立“苏伊士运河使用国协会”的问题。由于各国意见不一，尤其是英法和美国在安理会上的分歧，结果使英法的阴谋又一次遭到破产。英国首相艾登对此十分懊丧。他哀叹道：“在这个令人厌倦的过程中，每经一个阶段，我们的地位都被削弱一步。”英法两国不甘心它们的失败，决心硬着头皮同美国分道扬镳，使用武力解决。艾登认为，对运河的主权问题，“除了使用武力或默认纳赛尔以外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于是，英法表面上接受安理会的建议，同埃及讨论解决运河问题，暗中却加紧勾结以色列，积极准备侵略战争。

第二次中东战争：纳赛尔首败

10月的苏伊士运河激流滚滚，风紧云急。英法的经济制裁、政治讹诈和武力威胁都不能使埃及屈服，它们终于乞灵于战争冒险来挽救自己行将失败的命运。

在策划和准备这次侵略战争中，英国是主犯，法国是同犯，以色列则是“自愿的打手”和急先锋。

以色列与埃及长期以来由于边境问题就有军事摩擦，在纳赛尔宣布运河国有化，禁止以色列的船只通过苏伊士运河以来，以色列对此一直怀恨在心。一年前，以色列就想对埃及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并制订了一个侵占加沙地带和西奈半岛南端沙姆沙伊赫的方案。以色列同英法勾结后，法国为了支持以色列作战，秘密交给以色列 30架以上的神秘式喷气式战斗机，训练以色列的空军驾驶员和地勤人员，传授军事技术，并把大批法国制造的坦克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储备的武器零件陆续运到以色列。

以色列人虽然早有战斗准备，但他们知道，单凭自己的力量是很有限的，如果没有英法的支持，要想跨越西奈侵入亚喀巴湾，是不可能的。所以，以色列人从9月上旬开始，即频繁来往于特拉维夫和巴黎、伦敦之间，以军参谋长摩西·达扬和国防部总监西蒙·佩雷斯先后几次西行密谋进攻埃及的问题。英法为了重新得到苏伊士运河，联军指挥部在8月就开始拟制作战计划和进行战争准备，并把这个计划称之为“滑膛枪手行动计划”。英法以三国为进攻埃及不谋而合，真可谓臭味相投。

10月13日，法以双方商讨了联合侵埃的军事行动计划。14日，英法在伦敦艾登的乡村别墅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法

国空军参谋长莫里斯夏尔将军和法国代理外交部长阿尔贝·加齐埃向艾登提出了法以制定的三国联合作战的战略计划。16日，艾登和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乘飞机到巴黎，同法国总理摩勒和外长比诺秘密会谈，英国提出以色列如果发动进攻，“最好是针对埃及”，不要对准约旦。会上初步达成联合侵略埃及的协议。由于这个阴谋只是在两国政府少数几个人之间进行的，因而其他许多党派头目都不掌握情况。美国驻特拉维夫的武官也不能从英法两国同事那里得到情报。

10月17日，已经从巴黎得到消息的以色列总理本一古里安情绪振奋，他得意忘形地说英国人现在已作好准备，并一反常态，把约旦问题丢在一边，宣布：“以色列面临的最严重危险来自‘埃及法西斯独裁者’的进攻。”与此同时，英国首相艾登和外交大臣劳埃德为取得舆论的支持，18日在内阁全体会议上也大放厥词，他说：“……在埃及的挑衅下，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的危险正在增长。”并决定：“如果以色列入侵埃及，我们将进军苏伊士运河，以制止冲突。”

10月21日以后，英法以三国对作战协同总计划进行最后商定。22日，在巴黎郊外塞夫勒的一座别墅里，英法以秘密举行会议。以色列总理对英法能否全力支持以军作战仍然有所怀疑，尤其对英国一直怀有戒心。因此，会上本一古里安主张尽快发动进攻，他认为此时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转移了国际舆论的方向，“缚住了苏联的双手”，而美国正忙于大选，也无暇顾及中东，此时机会最好；同时，他要求英法两国对讨论通过的作战协同计划，要签订一个书面协议，以防止出现改变或不执行计划的可能。10月24日，英法以一致确定要对埃及采取军事行动，并就“滑膛枪手行动计划”和“卡达希”（以色列行动计划的名称）的执行以及两个计划之间的协

同配合作战问题进行研究，确定 10 月 27 日发动进攻。

整个作战分为两个阶段：首先由以色列地面部队对西奈半岛发起攻击，打乱埃军的防御部署，吸引埃军主力于该半岛。具体意图有：(1) 夺取苏伊士运河附近地区的目标，对苏伊士运河造成一种军事威胁。(2) 夺取蒂朗海峡。(3) 打乱西奈埃及部队的组织，促使其崩溃。这就是所谓“卡达希计划”。在以色列进攻之后，接着英法以“保卫苏伊士运河航行自由”为借口随即介入，以优势的陆、海、空军力量迅速侵入埃及领土并夺占苏伊士运河。10 月 25 日，三国在达成的协议书上正式签字。

随后，以色列按照预定的侵略计划，秘密而迅速地进行军事动员，计划配合以军进攻的法军也正在进入集结地域。法国海军舰艇沿以色列海岸作海上包围；法国战斗机组成“保护伞”保卫以色列城市；以塞浦路斯为基地的飞机则准备向进军的以军空投食物、武器和卡车。以色列总兵力为 5 万人，飞机 450 架，舰艇 53 艘。用于侵埃战争的兵力：陆军约 4 万余人，共 4 个旅、2 个装甲坦克营和 1 个伞兵营。

纳赛尔料到以色列会采取行动，立即采取了防范措施，严阵以待。运河公司国有化一开始，纳赛尔就决定在运河区实行军事管制，并征召预备役军人入伍。埃及常备军约 9 万余人，编成 16 个步兵旅、装甲坦克旅和炮兵旅。装备方面，埃及有一些苏式武器和其他国家的援助。他们在短期内进行了整编，由于时间仓促，用新式武器改装部队的工作尚未结束，许多飞行员和坦克手还在苏联受训，因此，许多设备不能用于实战。200 辆苏制坦克，只有 50 辆可供作战。128 架现代化飞机，仅 30 架歼击机和 12 架轰炸机处于战备状态。部署在西奈半岛的埃及军队约 2 个师，其中正规部队仅占 1/3，其他均为参军不久的

民族解放志愿军。

埃及人感到，他们尽管做了准备，但无论是战斗素质和军事素质，还是装备力量上都难以同以色列匹敌。在这种情况下，埃及人作了最坏的打算。他们计划：如果英法同时向运河区进攻，就立即撤出西奈，集中力量保卫运河和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如果运河失陷，则退守开罗；如果开罗也被占领，则沿尼罗河组织防线，坚持战斗到底。

10月28日，以色列作好了最后准备，英法联军以进行训练演习为名，把部队集结到埃及附近预定地域。这天上午，以色列内阁召开会议，批准向埃及进攻的计划，并下令进攻。这几天，美国虽然到处都在搜集以色列进攻的情报，直到28日晚上，仍没有准确掌握具体计划。

10月29日上午以色列军队4个旅分别在以埃边境的埃拉特、尼加夫、奥贾东侧和泽利姆以北地区集结，并完成进攻准备。下午4时，以色列开始进攻，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了。

29日黄昏，以色列兵力4.5万人，分四路侵入西奈半岛。南线一路，以军步兵第九旅和第二〇二旅，从埃拉特港和尼加夫地区的集结地侵入埃及，分别向沙姆沙伊赫和孔蒂拉、纳赫勒方向突击；北线一路，以军步兵第三十八旅（由装甲坦克兵第七营和步兵第四、三十九营编成）和第七十七旅（由装甲兵第二十七营和步兵第一、第十一、第十二营编成），同时由奥贾东侧和泽利姆西北的集结地向西进攻。三十八旅主力向阿布奥格拉进攻，矛头直指伊斯梅利亚，以控制横贯西奈半岛的奥贾——伊斯梅利亚公路。七十七旅则沿地中海海岸袭击加沙地带腊法和阿里什，企图切断加沙狭长地带；与此同时，中线一路以军空降兵第八百九十营分乘16架达科他式运输机，在苏伊士运河以东48公里的米特拉山口着陆，以协同地面部

队进攻，并准备夺取苏伊士城。为保障以色列部队的胜利发展进攻，英法联军分别派出运输机和侦察机，空投食物、武器，实行空中监视，英法舰队从海上对埃及进行了封锁。

埃及在西奈半岛只有 6 个营的部队。为了反击以色列的入侵，10 月 30 日，纳赛尔下令全国实行总动员，并命令装甲部队开进西奈，埃及空军出击米特拉山口的以色列军，轰炸以色列的机场。

在战争的最初阶段，埃军英勇地抵抗了以军的猖狂侵犯，取得了辉煌战果。在两天之内，击落以色列飞机 18 架，自己只损失 3 架。在阿布奥格拉，埃军以 2 个营的兵力抵抗以军的 3 个旅，坚守阵地。在西奈东北部的鲁瓦法水坝上，埃军一个步兵连浴血奋战，连续打退了以色列装甲部队的多次进攻。在沙姆沙伊赫的一营埃军同数倍于自己的敌人激战数日。加沙守军一直坚持战斗到 11 月 2 日。埃及海军也英勇出击。驱逐舰“易卜拉欣·阿瓦尔号”炮轰海法港，在返航途中与以海空军激战，遭重创后自行炸沉。正当埃及计划向以色列军发动大规模的反击时，英法公然参战了。

10 月 30 日晨，法国总理摩勒和外长比诺匆匆赶到伦敦和艾登等会谈。他们在完成了侵略计划的最后部署后，下午 4 点 15 分，就迫不及待地向埃及发出最后通牒，借口“保护”运河，要求埃以双方立即停火，并从运河两岸各后撤 10 英里（约 16 公里），由英法派军进驻运河区的重要港口。英法还恫吓说，如果双方中的一方在 12 小时内没有履行上述要求，它们就进行军事干涉。埃及总统纳赛尔当晚举行内阁会议，决定拒绝英法的通牒。

10 月 31 日，英法正式宣布成立两国对埃作战的联军司令部。由英国驻中东地面部队总司令凯特来陆军上将任司令，

法国的巴尔若海军中将任副司令。下午 5 点，凯特来将军发出了作战命令。

但是，英法空军没有马上出动。一方面，英法空军怕飞机白天出动易被埃及炮火击中；另一方面，美国这时正在开罗机场撤退侨民，英法空军顾虑误伤美侨民，影响同美国的关系，因而推迟了攻击时间。这时以色列在米特拉山口的 395 名伞兵四面被围，眼看有被歼灭的危险。本一古里安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想命令这支空降部队突围撤回，但被达扬劝阻。

下午 7 点，英法空军的喷气式轰炸机群，对埃及主要空军基地进行轮番轰炸，并轰炸了开罗、亚历山大、塞得港、伊斯梅利亚和苏伊士等 5 个大城市，摧毁了埃及空军基地和机场，炸毁了停在机场上的飞机约 200 多架。目的是为下步的空降和登陆作战创造条件，策以色列军队在西奈半岛的作战，从而瓦解埃及军民的战斗意志，迫使纳赛尔政府接受英法要求。

英法入侵后，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全国处于战争状态，断绝了同英法的外交关系，查封了英法在埃及的银行，接管了英法在埃及的石油企业。纳赛尔指挥军队立即从西奈撤退，转入运河区，准备集中兵力抗击英法军，粉碎了敌人两面夹击的阴谋。当时埃军在西奈半岛有 4 5 万人，占埃军总数一半左右。埃军在后有敌兵追击、上有飞机轰炸的情况下，且战且退，牺牲了约 1000 人，损失了几十辆坦克和军用车辆。以色列军在加沙地区和西奈半岛烧杀抢掠，抓走了 7000 名平民。但是，埃军主力终于顺利地撤出了西奈半岛。

为了保卫运河区，纳赛尔一方面下令凿沉 6 艘满载水泥和废铁的船只，堵塞运河，使英法舰只无法通过；另一方面，纳赛尔还充分利用美国同英法的矛盾，争取美国支持，打击英法。他们不去炸毁美国公司的石油通道，却故意把美国的两艘

驱逐舰开到亚历山大港，使英法不能对亚历山大港轰炸和袭击。纳赛尔还指派革命指导委员会组织游击队，领导指挥游击活动，袭击英法以的部队，并建立武装储藏所和秘密电台，武装埃及人民，到处打击敌人，同时，调集兵力坚守塞得港。

塞得港是埃及第二大港，扼苏伊士运河的北口，一面临海，三面是湖泊和沼泽包围，只有向南一条狭窄的通道，通向运河中部的开阔地带，军事上易守难攻。

英法军为夺取苏伊士运河，计划分两个梯队，先伞降夺取运河北口的塞得港和富阿德港。第一梯队为英军伞兵第十六旅第三营，共 780 人，计划在塞得港以西加米尔机场空降，夺取并扼守该机场，保障后续梯队空降，尔后配合后续部队进攻塞得港；法伞兵第二团的 500 人，则在塞得港南面空降，夺取并扼守拉斯瓦桥，保障英军主力通过该桥。第二梯队是英军伞兵第十六旅的部分兵力和法伞兵第二团的 1 个营，分别在加米尔机场和富阿德港南侧空降，配合一支从海上登陆的英法部队攻占塞得港和富阿德港及其附近的重要目标，然后由北向南推进，沿运河向苏伊士湾方向进攻。英海军陆战队第四十五突击队则作为预备队，准备增援登陆部队。

埃及方面，防守塞得港的兵力共有 1 个步兵营、2 个国民警卫队营和 1 个海岸炮兵团及部分高射炮部队；在加米尔机场共有 1 个营的兵力，担负着反空降和反登陆的任务；另外，约有 1 个营的兵力，防守塞得港城南的拉瓦斯大桥。

11 月 1 日，英法海、空军的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从拂晓起，连续对埃及各大城市、尼罗河三角洲上的飞机场和运河区进行不断的低空轰炸。黄昏时分，英法海军舰队一部在距离塞得港 23 公里的海面上展开，另一部在苏伊士湾集结。第二天，英法海、空军的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群继续对埃及各大城市

和军事目标进行轰炸。这天上午，英法登陆兵一部为策应以军的作战，侵入了西奈半岛北部的阿里什、腊法和汗尤尼斯三城。11月3日，英法空军转入战术轰炸，对苏伊士运河区埃及防御阵地、高射炮兵阵地、兵工厂、弹药库、补给站、停车场等目标进行集中攻击。英法海军则在苏伊士港实施佯攻登陆，企图迷惑埃军，结果遭到埃及海防部队的严厉打击，被迫撤退。

11月4日，英法空军继续对运河区埃及雷达站、海岸炮兵阵地和高射炮兵阵地实施战术轰炸，以摧毁埃及有组织的防御能力，同时，法机械化第七师从塞浦路斯以东法马古斯塔启航，在塞得港以北海面与输送英海军陆战队第三旅的海军舰艇会合，准备在塞得港登陆。

11月5日凌晨2时，英法空降兵第一梯队约2个营在塞浦路斯的空降出发地域登机，在200架战斗机的掩护下，向埃及飞去。17时左右，英法联军在塞得港降落第一批所谓伞兵，实际上这次降落的“伞兵”全部是木头和橡皮做的假人。埃及军民不知真伪，立即冲向着陆地点实施攻击，地面炮火也一齐发射，结果使阵地完全暴露。正当埃及军民集中攻击降落的“伞兵”之际，英法大批飞机跟随而来，对埃军火力进行大规模投弹扫射，埃及火力被摧毁，大量埃及军民遭到杀伤。与此同时，英法伞兵空降，降落后迅速集合，不到2小时就控制了最初目标，并向塞得港西郊推进，夺取了拉斯瓦运河上的一座桥梁。

11时，英法空军再次对塞得港地区实施猛烈空袭。12时，第二批空降兵在优势空军的掩护下，在苏伊士运河以东、富阿德港南侧空降，并空投了一些补给品。伞兵着陆后，即向北朝富阿德港运动，傍晚，英法伞兵夺取了富阿德港，并占领了此港南侧的水厂和西侧的两座桥梁。

11月6日拂晓，英法从马耳他海运 2.2 万名海军陆战队在塞得港附近登陆。登陆作战除了使用海军炮火外，还动用了 15 架直升机，并且发射火箭。当天，一支英国的坦克部队打着埃及的国旗冲进塞得港。许多塞得港居民以为是自己的军队胜利归来，涌上街头欢迎。嗜血成性的英军竟向手无寸铁的居民开枪扫射，大批群众惨死在血泊之中。塞得港终于被英法军控制了。

从塞得港撤出的埃及军队向南退却。当日下午，埃军向占领拉斯瓦大桥的法军发起多次反击，试图夺回大桥，打通向南撤退的通道。但是，在航空火力的支援下，法军筑垒扼守，埃及反击未能成功。英法军控制了运河进口。紧接着英军坦克中队马上向南推进。17 时，坦克中队到达塞得港以南 40 公里的卡普村。这时，指挥坦克中队的巴特勒准将收到政府命令在午夜停火。11月6日 24 时战斗停止。

塞得港之战，英法军伤亡仅几百人，占领运河北口 80 余公里 埃及伤亡 3000~4000 人。

埃及在军事上失败了。

英法联军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但是他们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却遭到了彻底失败。其侵略行径，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强烈谴责，各主持正义的国家向英、法和以色列提出了严重警告。英、法两国政府在国内外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同意停战。12 月和次年 3 月，英、法、以侵略军先后撤出埃及。第二次中东战争宣告结束。

第三次中东战争：纳赛尔再败

第二次中东战争结束后，英法势力从中东撤走，美苏两国又乘虚而入，成了中东舞台上的新角色。苏联趁美国陷入越南

战争无暇顾及中东之机，加紧了对中东的渗透活动。

美国人在与苏联人争夺埃及中弄巧成拙，为了改变自己在中东争夺中的不利局面，又重新制定新的战略计划，决定利用以色列打击埃及，以此来削弱苏联在中东的地位。从1967年3月，美国决定大力武装以色列，加速供应以色列各种新式武器。到5月，美国给以色列运去了大批新式飞机和坦克，还派出飞行员充实以色列的空军队伍。

以色列自第二次中东战争结束以后，一直没有放弃侵略的野心。

10多年来，它们一直在扩军备战，拟定作战计划，等待时机，准备发动新的侵略战争。另一方面，以色列自1965年起，内部政治、经济危机严重：工人大量失业，人民对统治集团十分不满，反对饥饿、要求就业的游行示威不断发生；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头头之间互相攻讦。为了摆脱国内政治经济危机，以色列统治集团认为只有从战争中寻找出路。因此，他们竭力进行战争挑衅，蓄意加剧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他们在边界地区制造事端，寻找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

1966年11月11日，以色列一辆边防警察指挥车在约旦的萨穆村附近的边境上踩响了地雷，炸死了3名边防警察。第二天黎明，以色列以此为由，将1支有坦克支援的以色列部队开进了萨穆村。天刚蒙蒙亮，手无寸铁的居民被面目狰狞、一声不吭的以色列士兵撵出家门。接着，坦克开进了村庄，炸毁了100多间房屋，整个村庄被夷为平地。约旦1营士兵闻讯从希布伦赶来，试图赶走正在包围萨穆村的以色列部队。早有准备的以色列部队发现约旦军队的行动后，立即对约旦部队进行炮击，约旦部队在行进间突然受到打击，猝不及防，15辆卡车被击中，死伤50余人。

这是第二次中东战争以后，以色列军队所采取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挑衅行动。一切都是按事先的计划进行的。

同时，以色列对叙利亚也进行了挑衅活动。

萨穆事件使约旦河西岸地区的阿拉伯人十分震惊，希布伦、耶路撒冷、腊马拉、纳布卢斯等城镇的人民怒气冲天，他们在政府机关前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政府严惩敌人。约旦的巴勒斯坦人谴责侯赛因国王没有配置军队保卫边境农村，指责政府不应该解散以保卫边境村庄为职责的国民警卫队。在阿拉伯国家内部，一些国家之间的矛盾也因此产生了，他们指责埃及在以色列进攻面前软弱无力，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他们奚落埃及人，说他们在阿拉伯战士捐躯沙场的时候，却“躲到联合国紧急部队的裙摆后面去了”。嘲笑纳赛尔贪生怕事。但是，纳赛尔对此漠然置之，他深信以色列一直没有放弃占领直至约旦河边的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的梦想。萨穆事件，是以色列企图要征服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信号。

事实证明，纳赛尔的判断是正确的。以色列对叙利亚的军事挑衅，目的是通过对叙利亚施加压力，挑动埃及卷入冲突，从而以此为借口，向埃及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为什么以色列要对埃及发动战争呢？因为埃及是阿拉伯世界中战略地位最重要、人口最多、影响较大的国家，打败埃及，以色列就可以在阿拉伯世界中称霸；另外从埃及和叙利亚的关系看，1958年2月，叙利亚和埃及合并，成立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埃、叙两国的武装部队正式合并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武装部队。埃及国防部长、武装部队司令阿密尔元帅被任命为阿联武装部队总司令，阿联三军参谋长也都由原埃及三军参谋长担任。

1961年9月，叙利亚虽然脱离了阿联，但是在11月埃及

和叙利亚签订了防御协定，其中规定，侵略者对两国中任何一国的侵略都将被认为是对另一国的侵略。因此，以色列对叙利亚的挑衅，实际上是挑起对埃及的战争。

1966 年底，以色列把他们的军事服役期从 26 个月延长到 30 个月。从 1967 年开始，以色列在叙利亚边境加紧进行军事挑衅，并大肆散布入侵叙利亚的舆论。1 月，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非军事区的关键性地段战火燃起，联合国安理会停战监督组织发现以色列的集结部队，通知双方要约约束各自的军队，不要发生冲突，但成效不大。4 月 7 日，以色列一辆装甲拖拉机在部队的掩护下，强行耕种叙以边境上非军事区内阿拉伯人的土地，叙利亚边防部队鸣枪警告，以制止这一行动。以色列乘机抓住这个事件，蓄意扩大事态，他们借口叙利亚向它开火，出动坦克和大炮对叙利亚戈兰高地发动袭击，并出动“海市蜃楼式”飞机侵入叙利亚领空，袭击叙利亚阵地。叙利亚空军立即起而迎战。激战中，叙利亚有 6 架米格-21 飞机被以军击落，而以军无一损失。以军飞机气焰嚣张，直至侵入大马士革上空。

这场短促的激战，对叙利亚人来说是一次重大的挫折，对埃及人来说实际是一次威慑性的示威，早已结成防务条约的埃及，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能容许以色列对它盟国叙利亚的肆意侵犯。5 月间，埃及进行战争动员，并加强西奈半岛的部队。纳赛尔在一次演说中宣布，根据埃叙共同防御协定，埃及已同意向叙利亚派遣空军部队，准备对付以色列的侵略。

以色列看到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又进一步制造事端，设置圈套，使局势更加紧张。以色列部长们选择北部边境正在恶化的局势作为演说的中心题目，发表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的演说煽动群众进行战争动员。5 月 11 日，以色列总理